

## 無言的對決

增田診所 曾仁宏醫師

當初一想起這件事就傷腦筋又無奈，非但有口難言更有使不上力的挫折感，直叫人怨恨難消。無計可施下，想起隔壁阿財來自庄腳，應該經驗豐富，也許有奇門妙方也說不定，於是登門求教。不料不問還好，當時他的表情好像這是司空見慣再自然不過的了，就像吃燒餅那有不掉芝麻的，意思就是我少見多怪，害我本想再問的話又嚥了下去，那種被消遣怏怏然的感覺還真不好受。

此事要說，應由九年前返回老家高雄說起…

這棟四十五年的鋼筋水泥建築，是當年家父購地自建又親自監工打造，所以耐用防震自不在話下。但縱然是銅牆鐵壁，在歲月的摧殘下，斑駁龜裂的牆壁與滲水的地板，早已不適居住。旅居日本的大哥與我相約落葉歸根，於是找了三家設計公司規劃比圖，前後花了近一年時間從內至外，由上到下，舉凡明管暗線全面翻新，希望拉皮後的新屋，作為告老還鄉安身立命之處，畢竟這老屋有著太多年少的回憶。

家母在世時，經常耳提面命：「種到壞田可以望後年，娶到壞老婆是一世人。」說實在的，翻修房屋找設計公司就同結婚覓對象般，一生能有幾回？可以這麼說根本就是沒有經驗。因此若只聽信媒婆片面之詞，什麼如花似玉傾國傾城，但卻粉飾真實的情況，夭壽到知情而不言，後果就像那句笑話『用了，你就知道。』試想大片落地玻璃窗，配以中央空調看似很氣派，但更應以專業的角度建議，朝東或西向面使用大片玻璃，在高雄豔陽肆虐下，不但熱的像烤箱，耗電更是驚人；而天花板配嵌燈美則美矣，但卻有藏污納垢的疑慮。既為裝潢專家不但要美觀上滿足客戶，更應分析利弊並要有告知的義務才對。

新屋新氣象，每天一睜眼都是整潔乾淨又亮麗，好像每天都在過年般，居家好環境不但讓人神采奕奕，也讓你有相逢恨晚之嘆。但「花無百日紅，人無千日好。」蜜月終是會過去。不久湊熱鬧的魚貫地到來，首先是不會叫的：螞蟻、果蠅、再來則是蟑螂，而過沒多

久，不甘寂寞的蚊子也現身了，到後來竟連會叫的壁虎也來了，人畜就這樣漸漸興旺起來。此事若要怪罪我那真骨力的太座，說實在的也說不過去，試想誰家會無蚊蟻呢？心想只要不太過份也只好淡定的看待。畢竟這些不速之客，驅之不易只好退一步，反正兵兵卒卒成不了氣候，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只要不撈過界地喧賓奪主與我爭食，這我倒還能容忍與牠們同處一室，殊不知，消極的不作為有如養虎為患，正是後續惡夢的開始。

直到有一天，那晚好夢正當頭，突被那一陣搖晃驚醒。

「老尪，老尪，房間有奇怪的聲音，你起來看一下嘛！」

「……，那有什麼聲？」不以為意下，我繼續睡我的。

「真的有怪聲啦！」

經她不死心左搖右晃的吵，任誰也沒法再睡，只能心不甘情不願坐起，但仔細聆聽並沒什麼怪聲音。不明究裡下，還揶揄她是『選擇性的重聽』儘聽那些有的沒的，若是二十五年前我還會懷疑她是否另有所圖呢？只好安撫她熄燈睡覺，想進一步要什麼就擇日再說罷。但就在那時，天花板上果真傳來似有若無的聲音，不一會兒竟毫不忌諱轉為乒乒乓乓聲，至此才知真的錯怪了她。而那種巨響根本不是走動簡直就是狂奔聲，此時方知事態嚴重，那種感受就像兩性笑話「一覺睡過，驚覺不妙，卻為時已

晚矣。」

昏睡半醒中經此驚嚇，還沒怪她理家不力，她反倒先發制人，就像永遠的在野黨，秉著宜蘭姑娘的本色，首先發難直接就點明我飲食習慣不佳，向來不好好坐上餐桌吃的後遺症，檢討後的結論就是我的錯。很佩服她的能耐，就是很能掌握好時點，不但讓你為之語塞，還反讓你覺得言之有理而無力反駁。既然木已成舟，此時探討原因追究責任也是枉然，研商對策收拾善後才是當務之急。

「養貓咪」

「不行」

我就是要潑她冷水，長久以來她的習性我那會不清楚，新事物三分鐘熱度過後就是倉庫納涼，何況光handle兩人日常生活，已經離離落落了，還敢想養貓？萬一養到軟腳貓跑給老鼠追，又生出一窩豈不成…動物園？更何況這種，「剪袖子，補褲腳」更非處理事情的適當方法。

第二天一早趁著門診空檔上網Yahoo“滅鼠”一按，洋洋灑灑不下十幾種，有音波新科技也有傳統老方法，但不看還好一看反覺得難過。又不是什麼深仇大恨，即便是惹人厭的老鼠，要除之而後快，也犯不著用如此的殘暴，又是大頭針又是三秒膠等令人髮指的凌遲方式。認定「有效、好處理又人道」為大原則，於是先嘗試在牠進出的天花板上放捕鼠籠內以熱狗誘之，

隔天太太比我還興奮，小心翼翼架好折梯，閃在遠遠的一邊直問成果，看我落寞的表情直呼：「我就知道！我就知道！」還語帶消遣什麼不好選，放「狗」在內當然沒路用。沒錯！「喝熱喊燙」向來就是女人的本色，該做的還是男人服其勞。只好再度變換誘餌，改用花生裹麥芽糖引牠入甕，接下來隱忍了三天但還是落空，顯然牠也非省油的燈，輕忽不得牠的智慧。而日本的大哥也提供他在北海道的經驗，推薦使用「粘鼠板」，但問題是沒法把握牠確實的路徑放，勢必如亂槍打鳥也會徒勞無功。看來第一回合我是敗下陣來。

此時太太提議要找專門的滅鼠公司幫忙，深怕那天攜伴回來生出一堆還得了，但區區一隻老鼠，如此大費周章，不但不合經濟效益，就算藉由他們抓到後也不保證不會再有下次。何況成功本來就需不斷失敗來累積經驗，痛定思痛後再接再厲下，結論是先前這種姜太公釣魚法，不夠積極，應改變策略投其所好，師法大禹治水，不但要疏浚更要堅壁清野，也就是「加碼給牠吃個飽，還要讓牠自動離開。」於是使出殺手鐮：用滅鼠巧克力裹以魚罐頭肉汁，待飽足後因乾渴會外出尋找水源喝。因此以倒置盒蓋，放上豐盛魚肉漿汁內藏鼠藥，之後就是等，相信時間是站在我這一方，話雖如此，但心還是懸在那裡。

寒流過境那一天，正當喝著咖啡享受週日早上優閒的時光，只見老婆氣急敗壞，大呼小叫由頂樓飛奔而下，直喊嚇死她，比手劃腳地描述曬完衣服轉身要離開，看到一隻老鼠就在水塔下舒服地曬太陽狀極享受的樣子，想到前幾夜被吵的睡眠不足，牠老兄現氣定神閒在享受日光浴，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。顧不了早餐，拿起掃把兩步併作一步衝上樓去，內心交織著驚喜，想著長久以來王不見王，如今決戰時刻終於到來一番追逐在所難免，於是叫太太將我反鎖在外，讓牠無所遁逃。待我放輕腳步側身進入，瞥見暖陽下的牠，好像很享受的模樣，連動也不想動，就是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，我喜出望外內心想著，「好膽你就不要跑」當下腦海浮現巖流島上的宮本武藏與佐佐木小次郎對峙的畫面，不同的是我拿的是掃把不是木刀，此時不徐不疾地秉著呼吸，對峙就在四目交會時，想起武藏的名言：「劍術要點就是打倒敵人而已，沒有必要作其它的對話說明。」於是雙手緊握，順勢舉起掃帚，採右上左下斜劈橫掃式，電光石火中原以為會有一番激戰與追逐，但出我意料的竟然沒有任何抵抗與原先的預估相去甚遠，一度還以為就是這犀利的一招出手太過於迅速，怪不得小次郎會敗在武藏之手。戲劇性的以這種方式來結束這兩個多月來的爾虞我詐，雖暫時有如獲重釋感，但卻沒

有絲毫勝利的喜悅。就像泌尿道結石，雖暫得緩解不痛，但仍有待後續的維護才能畢竟全功，如同老仙角說的，「革鼠尚未成功，小弟仍需努力啦。」

當我以鉗子夾起這毛絨絨帶肥胖的身軀，看到牠睜大的眼睛，我才了解原來牠已死亡多時，應是吃下那天外飛來豐盛的最後一餐，因藥效發作找至水塔下水澤解渴，終究不支倒在陽光下，竟被誤以為是在享受冬天的日光浴。令我不解的是明亮又大的雙眼卻神韻自然，

看來並非死不瞑目。為求心安再度上網求証，原來老鼠沒有眼瞼無法閉合，加上死而不僵，在驚鴻一瞥下難免看來會栩栩如生，至此方知牠沒作困獸掙扎，實因藥物使然。就像佐佐木敗在宮本手下並非技不如人，實乃武藏以智取勝小次郎，宮本武藏雖勝之不武但盛名流傳千古。我非武藏，鼠輩亦非可敬的對手（但絕對是頭痛的對手）是以我也可無愧於心，自此之後終能無憾地一覺到天明。

### 還沒接到

●李剛領醫師提供

一位精神病患伏在桌上寫字，護士走近關切問道：「寫信喔！」

病人：「嗯！」

護士：「寫給誰啊？」

病人：「寫給我自己啊。不要看啦，沒禮貌！」

護士：「寫些什麼呀？」

病人：「我都還沒接到，我怎麼知道呵！……神經病！」

### 神經粗大症

●李剛領醫師提供

老王：「我家隔壁住一個很無聊的人。」

老劉：「怎麼個無聊？」

老王：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會來按我家門鈴按個兩三次，不管多晚！」

老劉：「你不會去報警，或請里長協調一下？」

老王：「我才懶得理他哪。我練我的小提琴，哪有閒情去理那個神經病，無聊！」